



類說卷第三十九

尚書故實

南楚新聞

嶺表錄異

三水小牘

大唐新語

大唐傳載

尚書故實

趙郡李綽綸

賓護尚書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

於莊武多聞遠邁於胥臣綽避難圃田寄居佛

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客

侍話纂集尤異雜以恢諧作尚書云示

玉匣貯蘭亭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車以一丈二尺為軸寶晉者蘭亭為最嘗附耳詔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後以玉匣貯藏昭陵

白雲車

司馬天師承禎形貌類陶隱居明皇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賜承顏師解去白雲滿庭號白雲先生故云人謂車馬白雲車

獨足鶴

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寫也驗之果是因勅朝臣皆一讀山海經

黃白術

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硃礫沉土立成黃金又有王修龍變竹葉為金

清夜遊西園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尽有梁朝諸玉跋尾六圖上君千人並得食失厨真觀經褚河南裝背

梁昭明脛骨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異常又見人
腊赤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憔悴人也

仙人乘鶴

公表弟盧君一日見碧空澄澈望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類鶴
飛在前後覩一鶴背迂一鶴如人空馬之狀

碑孔

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間墓者每墓有四塋穿繩於
孔以下棺乃古懸空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且家視柩楹因紀
其德隨有碑表後有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台州刺史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居相位有張景滅能言休咎忽謂公文書
一台字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後數月貶台州刺史

處士叅龍

牛相固鎮襄陽久旱看處士衆云叅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
漢間無龍獨一湫渚中有黑龍強娘必為災難制公命之果有
大雨滂海萬戶

內史書

王內史書帖子有與蜀郡太守書求櫻桃來禽曰給滕子來禽

言味甘來衆禽洛作林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云有後否

求斯亭監

顧况土小筆嘗求如新亭監人或詰曰蔡要寫邈海中山耳

牡丹

世有牡丹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北齊楊子華益牡丹極分明則知北齊已有牡丹矣

顧况詩

顧况志高疏逸有時宰招致將命好官况答詩曰四海而今已

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自籠中鶴東望滄溟叫壹声

蘇扛佛

會昌毀寺分遣使錄金佛實像有蘇監察者袖歸一佛時號蘇扛佛或問温庭筠何以為對曰無邊弥陀僧

五星惡浮圖

五星惡浮圖相今人家多圖像畫五星雜於佛事中非也

五院御史

臺義自大夫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徧歷者二人李商隱張延賢温造

北部外郎

杜紫微夢人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果除北部外郎

隱者濟急

有一淪落衣冠子弟以先人執友方為邦伯因遠投冀其厚賑及見情極尋常因閑步長街嗟嘆不已忽遇一人衣服垢蔽行過於前曰公有不平之事願知之遂苦情實荅曰小事耳余隱者也見為獄卒惡任人之急夜分取一椀揭看見一班曰紫縷者長數寸此人詬責曰與人有分不恤其孤可乎紫衣遜謝久之復用椀覆地再揭則無有也朝旦聞傳業其秀不甚急往則連帥情意頗濃賜以百縑亦不言其事豈非仙乎

舍利

洛中有僧得數粒舍利貯琉璃中器晝夜香火檀施無虛日有士子之寒餒謂僧曰願得舍利掌而觀之僧遂出援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賂二百緡仍與万病丸服俄頃洩利濯而取之

寒具

晉書中有飯僧名寒具者亦無註解後於齊民要術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環餅也

金根車

韓昶愈之子雖有義方而惺頗暗笏為集賢校理文傳中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悉改根為銀後除拾遺坐是言罷

還鶯

今謂進士及第遷鶯因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鸚字須歲看試旦鸚求友詩又寫出谷詩別書無證豈非誤歟

千字文

梁武帝教諸王書令石於大主書片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髮髮皆白

秃筆十八甕

右軍孫智永自書八百本候在江南諸寺各留一本取公住吳興永興寺積學文曰有秃筆頭十八甕人來覓書者如市所戶限為之第冗乃用鉄葉裹之謂之鉄門限

佛教属鬼宿

佛教上属鬼宿暗則佛教囊

南楚新聞

悔不學銀

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抱恨忽遇一田曰識銀工邀食甚豐昭緯作詩曰一椽毡根數千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季決銀

通腸胃

荆南孫儒之乱米斗四十錢待金室換易纔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來言飢人不可食它物惟煎米飯之可以稍通腸胃

觸倒十哲

文德中趙滔尹平陸有馬逸入孔子庙觸倒衙官二人

抱芋羹

百越人以蝦蟆為上味先於釜中置小芋候湯沸蝦蟆皆芋而熟謂之抱芋羹又云疥者皮最佳故越人云切不可脫去此乃

錦襖子

李贇司空初名虬將赴奉慶名上添一盞威虱字乃暗日虱者贇也遂改今名果登第

嶺表錄異

李群詩玉

鶴鳴雖東西回翔開翅之始必先南喬其鳴自呼薄社州又本

草云自呼鈎輶格磔故李群玉詩云方穿語曲崎嶇路又听鈎輶格磔聲

鬼鷄

鷄又名鵠鷄夜飛晝伏能拾人瓜甲以知吉凶凶則鳴于其屋上故人除瓜甲必藏之又名夜遊女好與嬰兒為祟又名鬼車名鬼鳥能入人屋收鬼氣其首有九為犬所噬一首常下血滴人家則凶故聞其聲則擊犬使鳴以厭之

天腐炙

蚘去謂之瓦歷子廣人重之又名天腐炙

海鏡

海鏡廣人呼為橐葉盤二歲相合以成形外圓而中甚瑩潔內如蚌胎中有紅蟹子小如豆鰲足背具海鏡飲則蟹出食蟹飽歸海鏡亦飽

水母

閩人謂之地渾然疑結大如覆如懸絮有口無常有鰈隨之食其涎泛浮水面上或取之則剡然而沒乃鰈有所見耳

舞象

蚩王宴漢使者於百花樓前娛樂舞象金首錦襜垂身隨拍背

合節奏明皇所教之象天寶之乱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給之曰
此象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見必拜舞令左右教之拜
象皆怒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尽殺之

蚺螺

蚺螺謂之紫貝

三水小牘

天柱峯翫月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看登
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晴及登山峯月明如晝會至月落
方歸下山則淒風苦雨暗晦如前

魚腹古鏡

元禎登黃鶴樓望江濱有光若是使人就視得一鯉剖之腹有
古鏡鏡如錢大皆有雙鳳其龍口中常吐光焉

登蓮花峰

王玄仲欲登蓮花峯寺僧笑之曰到峯頭當構烟為信翌月携
火而登僧候之數日果有烟起畝二旬復下曰峯頂有池菡萏
盛開可愛其中有破鉢舟存焉

廬山精

劉東仁為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去群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共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處劉命致之所放駝耳

峴山

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地若雨而雪起池中若車蓋然故里諺云觀山張蓋雨滂沛

大唐新語

張遂一行禪師俺姓張名遂

主簿蟲

浙中舊無蝎因一人為潤州金壇簿以行筒携數十置于公宇人呼為主簿蟲

擘石接脚

唐會要貞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文籍夫墜人多妄月或欺詐今見官者謂之臂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

道士常持滿

汝陽王飲業靜能業曰有生徒能飲當令上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胎渾之道飲以酒至五斗許忽醉倒乃一甕

成德器

有人自称成德器從人求酒或擊之乃一破酒甕

桃菜詩

陸龜蒙桃菜詩云行歌獲一影桃頻時見白姑心

漁具

漁具摠曰苓著漁眼摠曰校朽

栢竹名

焚宗師園記栢曰蒼官竹曰青士

眼泉

鮑容詩謂淚眼曰眼泉謂墳曰青松宅

雨禁

有人祈雨甚謹夢神曰雨禁絕重

八愚

柳子厚溪丘泉溝池亭堂鳥皆愚名之號八愚

掛錢舞

王庭湊微時嘗詣五明道士卜擲卧錢皆二舞

鼠恠

李知微宿都省夜聞乎持道都尉司城主簿見見數小人入古

槐下一穴明日發視之乃鼠也

玉契

崔神慶上言召太子用玉契則天從之

太唐傳載

嗜酒善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師復曰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愛親伯察使大虫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
益及博奕或怕妄與接二部員外郎周愈獨曰愛宣宗觀察使

怕大虫

聖宋撥遺

撥遺自國初至今朝君父之美臣子之事庶俗之行可戒可
諷可比化可勵彰於民听者撥而編之天聖甲子序

王著慟哭

上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醉慟哭歸第有御者曰著昨慟哭追
念周世宗之領遇上曰誠忠臣也賜以尊三十壺

田錫章疏

上幸龍圖閣閱書詣西北隅架上漆函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

錫䟽也愴然久之

滌硯

上一日寫書筆滯欲去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取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曰尔輩何處來

討蜀

曹彬討蜀初克城都有獲婦女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由是將進御嘗密衛之及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太祖御樓

劉溫叟為御史丞一日道由乾元門左右告太祖方御樓溫叟

行至樓側下馬入奏按故事非事大青即不御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庶或聞則有恩及之望臣不肯敢却遵從者不欲驚彼耳目也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罰其署衙為一科天子不由後門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宰相周回自北門嗣宗上言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上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

閱庫錢

曹蒙彬子也為節度使母一日閱庫積錢數千緡召孫指示曰

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知汝不逮父遠矣

中書二十年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嘗罷歸趨書閣閉扉以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疾極謂家人曰髭髮緇衣以參子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子減將從命其壻蘇耆力排止之

一條水

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人目為其署銜為一條水
堂吏市珠

馮拯姬媵頗衆在中書密遺堂吏市珠自持為遺或未允而售出入密懷之有至三四夕焉

魯宗道為正言真宗稍忌之宗道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忌之臣謹願罷去上慰勉之御筆題壁曰魯直

紙幣祈福

王嗣宗節度使性剛正常臥病家人私褻紙幣以祈福嗣宗大呼而止神苟有知豈枉法而受賄賂耶

二子夾侍

陳省華以正卿居家其子堯叟叅樞密院咨掌制誥每退朝端腹夾待賓至則傳送茗酪

張乖崖上言

張詠臨終上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法願斬之以謝天下

種放隱終南山

種放隱終南山竟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

百人

福當如是惜

查道以勤儉率己為侍制每食必尽一器度已不勝則不下筯

蔬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

寇萊公服地黄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黄蕪餌蘆朮

以反之未幾皓白

一代不如一代

陶谷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蝻蚘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蝻蚘至蝻蚘凡十餘種以進谷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與三土

借雄州故獵

王欽若再入中書天朝初北朝遣使致貢稱境內荒欵借雄州之地畋獵欽若再中外未知所荅上詢其事對曰願假與之上曰禮將何如曰咸平中彼來侵疆豈先有書乎遂依荅之

三班奉職上殿

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得上殿因訪民間利病田錫上言陛下今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蒙呂蒙正以下何用乃罷之

禪會圖

李遵最揚億刘筠聚二三僧談宗性各續其像曰禪會圖

查長老

查道性淳古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僧衆咸謂長老

續食

杜鎬廣博為龍閣圖李士真宗問續食原故何氏鎬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曰太子之食必將殊朕乃命大官每具兩椋櫃以賜之此其始也

魚頭公

魯宗道為叅政以忠鯁自任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

天聖名臣

天聖初朝庭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日魯宗道皆

以節誼許國雖姚宋佐唐肖曹輔漢無以石比數君子者

天書降

戚倫為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群臣來賀訶皆溢美給獨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為祥當戒慎修省之意真宗竒之

諫造照應

言石待閣制策登科初營照應宮

上諫畧曰郡臣皆比陛下

在堯舜之上臣謂不及唐太宗遠矣坐是出守滁州

天眼遲開

王嗣宗為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遽止之嗣宗曰臣老不能任矣

但恨天眼開遲二十年耳

退思巖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見小齊圖繪山水題曰退思巖中書每歸終日處其間焉

張知白語

張知白語同僚曰吾曹本書生致之此唯徇公滅私可以報

國

割牛舌

張詠知永興有父母老訴牛舌為人所割諫曰尔與鄰伍誰是

最隙曰有田民嘗貸粟於某不遂怨之深者詠遣去云至家徑
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人訴檀屠牛詠叱曰尔割某之
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伏罪

布裘金帶

寇準謫營道唯衣白布裘繫金帶頭笏當權希時晉諷其逾禮
準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也之失也諷者大慚

教民陶瓦

丁謂至朱崖教民陶瓦先為崖守營于公次自營一第為一樓
日夕登之以閱書焚香怡然自得

琴箏

崔遵度性方正深於琴嘗著琴箏以天地自然有一三聲徽非
月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遵度節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尺
是矣

魏野詩

王旦在中書處士魏野獻詩曰聖朝宰相頻出君在中書十
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

八金剛四菩薩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還第路由洛氏初亭有狂

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且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里祿心得安耶以手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旦曰予之過彼何罪乃命釋之前進士李慶孫戲為賦曰德山之上八金剛欲碎品廊法會之中四菩薩將沉苦海

手不釋卷

徐鉉出邠州七十手不釋卷帝親隸書寫許慎說文一帙

市宅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屋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得非售宅虛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得筆二百千可濟尔矣

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

道者天地母

徐鉉在邠州一日擲畢命紙筆大署曰道者天地母投筆奄然而絕

官家之稱

太宗嘗問徐鉉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

欺心即神明

徐鉉嘗曰諺稱舉頭三尺是神明且天漢孰究乎欺已之心即

神明也可不慎歟

江南曲

寇準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有江南春盡惟腸斷蘋滿汀州人未歸日暮江南一時望愁情不斷如春水之類意皆悽悽末年果南遷

丁晉公詩

丁謂為侍中嘗作詩曰千金家累非良實一品官高是強名未幾籍沒貪財消免官爵果符言志

齋郎又挽郎

丁謂在中書總領真宗山陵事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識為挽郎懇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對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傷未幾而謂敗湘山野錄已載

武后真聖人

魯宗道明肅垂簾將有志於天下之事而朝臣默默無敢一言宗道獨抗直不撓后常拱手瞻禮而誦曰武后真聖人對曰有唐之罪人耳陛下乃云聖人也后曰何也曰武后幾危唐社稷豈非罪人乎后默默久之立僭古之心不復謂矣仁宗幼冲將與同日詣慈孝神后欲必天恣輦先法駕宰相不能諫宗道獨曰

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夫死從子翌日后輦遂在其後
衫席地幙漫天

魯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公方用事一日以公事造其第盤碎
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席地應聲荅曰侍中宴處幙漫天時
丁有異心聞公此言神悖膽卹殆不能支

類說卷第四十

青鑽高議

續青瑣高議

青瑣高議

追虎碑

鄆州有追虎碑斷裂不可考父老云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
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得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
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隨吏而來傾城閉戶登屋升木望之虎
至府望公閉目蹲伏若待罪者公叱曰汝異類輒據官道食行
旅乃呼吏治罪案成命如法撻之公戒虎約三日出境不然盡

殺之虎乃去死於其地化為石今呼為石虎

公財不平

張公諫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貨不平公撻而遺之後
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
幼小不知貨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
曰兄之族入弟於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御愛檜

亳州太清宮營前殿而老檜南枝碍簷官吏欲斤斧去之一夕
大雷雨明日視其枝已轉而北矣

真宗幸宮愛其茂盛乃名御愛檜石曼卿云人間斤斧不容手
天上風雷與轉枝

謝紅蓮

熙寧中皮郎中道由北都館於憲司有女奴叫呼為鬼所憑曰
我謝紅蓮也向為人側室不幸主婦見殺埋骨於此不得往生
皮翌日見魏公具魏公曰伏屍徃徃為恠乃命求之了不見後
復夢一婦人曰我骨在厨浴之間果得骨葬於高原公門下吏
李生夢婦人曰為我多謝魏公公特之正人方貴顯有吏兵擁
衛我不敢見幸煩于致誠懇也

竈神

彭介為柳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灯火介潛窺之有烏衣朱冠者箕踞而坐呵責捶撻人也介推戶而入他皆散去唯烏衣起揖其面焦黑曰某即竈神公曰所譴責者何人神曰饑餓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骨擇土掩之為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微恙急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即無患公歸如其言而愈乃祭餓鬼於水濱築遺骨於高原公既沒柩歸長沙空中聞泣聲

玉源道君

劉承相赴舉京師過獨木鎮有老叟贈詩曰今年且跨窮驃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又曰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

群玉宮

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群玉宮也俄有乘馬而至者吏迎候甚恭益熟視乃故人呂臻內翰呂曰吾掌此宮益見殿上有白玉碑朱書字篆以絳紗大字云中洲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惟識數人乃呂夷簡李迪余坤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叙真人而上非子何知道君次真人天仙次道君次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水仙

率皆正初行進補遞升仙階益曰今世卿相率皆仙乎曰十中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乎曰富公是崑臺真人壽九十三歲方還崑臺府益曰公今何職曰吾更三百年補地上主者又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益夢覺作詩曰須信出塵事分明在目前幾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牽

中洲仙籍見上身入甕中

慈雲長老姓袁始名道待試南宮病起強遊西池一僧延入茅屋似無烟爨唯一巨臣甕破笠覆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舉其笠甕中明朗樓臺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道聲已在其中

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為賓以女妻之是年秋試中魁選繼為御史時天子事征北狄道上奏云以中國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矣得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為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為上策擇將守邊為次策以兵伏之為中策以女妻之為下策玉帛結之為策無帝嘉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弼諧之理天子廢王后而立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州司馬會諫臣論其忠復拜相大興兵征遼道上奏甚鯁帝震怒斬道東市兩及頸乃覺身坐甕旁再拜僧曰富貴通塞命也此天之所有性命心氣內也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養

乎內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與寺俱不見乃剃髮披緇居大慈寺禪臘俱高及將出世作詩曰來自無中來去向無中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却路

高言詩

高言好學有志義作詩曰昨夜陰風透膽寒地炉無火酒餅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灯把劍看

題驟山詩

西蜀張俞留題驟山二絕云金碧樓臺插碧空笙簫逆響入天風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又云玉帝樓臺鎖碧霞

終年培養牡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嚙出宮中第一花俞後宿溫湯夢碧衣童子曰吾海仙之侍者被命召子俞曰仙何人也童子曰蓬萊第一官太真妃也引至一宮仙子曰驟山題詩甚佳俞避席俛謝仙入御浴湯影沉七梵搖龍鳳命俞解衣入相去數步浴已携手入後院俞曰今見仙之姿艷一祿山安能動志也仙媿曰事係天理幸無見詰俞曰明皇今在何地曰明皇今乃高真今治玉羽川在潭衡間乃命徹去杯盤對榻而寢俞曰願得共榻仙曰宿契未合後二紀待子於伊水取百合香遺之俞明日戲為詩曰昨夜過溫泉夢與楊妃浴敢將豫讓炭輒

對卞和玉同歡一宵間千生萬生足想得唐明皇暢哉暢哉

陳圖南詩

陳搏字圖南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体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五代時遊華山多不出真宗遣中使宣召先生為奏謝曰臣性同猿鳥心必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箬為冠体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貽笑聖明又云數行紫誥徒煩彩鳳嚙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嘗作詩云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

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回處士磨鏡

賈師雄郎有古鐵鏡甚寶之久欲淬磨有回處士自言善磨鏡上曰藥堆鏡上曰藥少須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詢其宿止乃在寺中題詩寺門上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藥已飛去一點表裏通明如玉

呂洞賓沁園春

崔中舉進士遊岳陽謁故人李郎中寓市即唱沁園春有補鞋

人曰此何曲也崔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為我書吾於此調撰一詞崔勉為寫其意深入至道因問其姓名曰吾生於江口長於山口今為守谷之客崔明日見太守具言事乃令召之擊戶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排戶則聞不見人壁間有詩云腹內嬰孩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搖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太守曰江口山口乃二口呂字谷者洞也客者賓也仙之姓名曉然俱歎恨塵緣魔隔不偶真仙尔

神清之洞

歐永叔與梅聖俞遊嵩山醉望西峯巨崖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闕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鷺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月薨公平生不言神仙事主張吾道當如是也

韓湘詩

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魄不羈醉輒高歌公曰汝堂七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身何地湘笑曰微解作詩即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朱沙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鷗一瓢藏世界五尺斬姦邪

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曰子安
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傾碧花二
朶類牡丹葉有小金字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公莫曉句意後謫潮州途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
即藍關也公曰吾知汝異人為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
多湘告去公為詩曰才為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
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臥烟蘿湘詩曰舉世俱為名利役伊予
獨向道中醒他特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清

蘇子美詩

吳江長橋跨太湖二浙絕景也蘇子美詩云雲頭艷艷開金餅
水面沉沉臥彩虹揚蟠詩云八十大虹晴臥影一千頃玉碧無
瑕鄭毅夫詩揮天蟠螭玉腰闊架海鯨鯢金背高

潤州金山寺詩

潤州金山寺張祐詩云寺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羅隱詩云老
僧齋罷閉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詩云結宇孤峯上安禪
巨浪間

陸子履詩

陸子履詩云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况莫來休早行詩古有

早行詩云主人燈下別足馬月中行又不若旅人心自急公子
夢猶迷王哀詩云高空有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

柱杖詩

王哀拄杖詩云探水卓破金鰲頭撥雲敲折老虎脚

歐陽永叔嘗言苦吟句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

清悟詩

僧清悟詩云鳥歸花影動魚沒水痕圓

范文正公茶詩

蔡君謨謂范文正公曰公採茶歌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
中素瀉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為玉塵飛
素瀉起如何希文曰善哉

六字歌

石守道赴太學直講濮州杜默作六字歌送之云仁義途中馳
騁詩書府裏後容頭角驚殺蝦蟇學海波中老龍瓜瓠兔聖人
門前大虫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條路出甕口幾程
身寄雲中水浸山影倒碧春著花稍半紅因此歌得在當年三
豪之列又上歐永叔云一片靈臺掛明月萬丈詞焰飛長虹乞

取一杓鳳池水活得久旱泥蟠龍其豪麗皆此類也

石道士詩

有石道士詩云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後刺史入觀中怒其
不掃治庭宇捷之此辱先見前詩意也乃為詩上刺史云春來
不是人慵掃為惜莓苔襯落花刺史悔馬君飲復有詩云敲開
敗箨露新竹拾上落花裝舊枝

麗官到底是男兒

李丞相云當時謂外鎮為麗官有李士遺外鎮官茶外鎮有詩
云麗官乞與真虛擲賴有詩情合得嘗符彥卿知亦有詩云全

軍十萬擁帥雄正是讐息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

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環坐青娥趙國姬為長安冠蓋道麗官

到底是男兒

言懷詩

張退翁有言懷詩云命教隨分樂天賜一生閑

李清臣詩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為絕
句曰公子乘閑臥絳幘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
說當時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林之選

閑慢緘題必不看

蔣堂侍郎告老姑蘇有僧將遊錢塘求呂濟叔書公作詩曰告老於君惟掩戶年來無事老江干吾師莫訝無書去閑慢緘題必不看濟叔見詩厚遇其僧且以書媿謝焉

孩兒啼哭飯籬

有儒生張球上呂申公詩曰近日厨中乏短供孩兒啼哭飯籬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見詩甚悅因厚贈之

燕離巢詩

唐僖宗時干化茂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云

舊壘危巢泥已隳今年因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主人見詩復留之

張送魏詩

張士遜丞相送魏處士詩云一片閑雲來帝里飛歸不肯得秋

風外公外大不計子市半飯對酒至無下酒大妙也出雖殊文

娼妓崔蘭英

陳叔文登第授宜興簿娼妓崔蘭英囊中可千緡欲適人叔文曰吾未娶即定約歸欺其妻曰貧無路費吾且一身赴官乃與崔泛汴東下三年替回沂汴而進私念英不知有妻也不知有

英歸必起訟因與英^美痛飲推之於水併女奴推墮馬遊相國寺見二婦人熟視乃英也遣女奴召叔文曰汝無恙乎英曰向中子計我二人墮水相抱浮沈號呼求人極之得活今日之事勿復再言但我活即不怨君我在城下住若明日速來不然訟子於公叔文不得已市羊酒往馬至城下則女奴已出迎叔文入至暮不出其僕乃入見叔文仆面手自束於背若今之極法者死矣

李太保家青衣

龔球在都下元夜閑隨青氈軍有一婦人下車携青囊其去甚速球逐至暗處曰李太保家青衣身年過限又加苦焉今夕走耳君能容我願為侍者球與携手同行妾指一巷云吾所居也汝且坐巷口吾先報家人然後呼汝乃携青囊入巷尾出他衢而去囊中皆金珠售於江淮間獲千緡往來為商錢益增羨一夕泊舟山陽並舟一婦人似識面而不憶婦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皆不見子子只在此也我向車上奔婢也子挈我青囊去坐待至晚為街吏所擒付獄窮治囊中物我無所訴荷械鞭笞肌肉潰壞手足墮落竟死獄中訴於陰府得與子對球曰汝能捨我乎曰我思獄中之苦恨不斬子為萬段婦人忿

然升舟家人驚呼乃無所見球如醉扶臥為一吏攝至陰府王
召吏云球命祿已尽但王氏受重苦合於人世償之命吏還後
球遍体生瘡臭不可近日夜號呼手足墮地乃死

評畫

畫山水貴乎石老而潤水淡而明泉石分乎高下山水辨乎遠
近野徑縈紆雲煙出沒千里江山盡歸目下畫松竹則貴乎勢
傲煙霞氣凌霜雪恠節林列直幹森空虬枝蟠屈倒纏龍蛇偃
蓋低欺如威風雨畫樓閣則貴乎萬木拱合群瓦鱗上良工望
之不敢伸手

桑維翰召故人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
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别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李士戩
有二吏持箱中有黃金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
才安乎頃最相愛為吾召來炳至一如魚禮箱出誥及公裳授
軍巡判官公他日又詢魚曰羗岵秀才何在最相鄙薄見侮頗
甚今吾在政地彼尚困塵土間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
當與一官岵至公令於府中授官有白衣吏數人執岵至通衢
一吏云羗岵謀反罪當處斬岵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官我何

罪乃斬之魚大慟曰姑之死吾召之也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姑來曰相公生殺在已姑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使吾頭受利刃屍弃郊野妻子凍餓公心安乎吾上訴於天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公曰吾為子飯千僧誦佛書千卷可乎姑曰得君之命而已它無所用公不久果死手足皆有傷處

汾陽王

汾陽王少時宿郊外田舍家燭下有人嗽聲不見其形又榻有人呼曰吾二人各直一更夜有人盜牽公馬出墻外二人匍匐

出執其盜曰你何人輒敢盜汾陽王馬奪馬以歸

韓魏公為紫府真人

右侍禁孫勉為元城埧官岸多墊陷埧卒曰有巨鼃穴其下天晴輒出勉伺其出引矢射之正中其現勉晝夢一吏召曰射殺鼃今召子證隨至一宮闕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公也勉私念向蒙公提携見當求助入望公坐殿上侍立乃碧衣童子勉再拜乞真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黃誥童讀誥曰鼃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資穴成殘埧岸事乃勉職也公命遣去

驪山記

張俞遊驪山見老叟曰吾嘗見大父言唐明皇時事因取驪山六幅圖大小九殿臺亭六十二處當時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勉家花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於仙春館裁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名為一捻紅帝郡國鑄開元錢妃指甲誤觸模治吏不敢換迄今錢背有甲痕焉民間貢牡丹花面一尺高數寸帝未及賞為鹿啣去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啣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宮中非嘉兆也殊不知祿山亂深宮此其應也貴妃日與祿山嬉遊一日醉戲無礼尤甚引手抓傷妃臂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為訶子渡之後宮中皆效之祿山嘗醉臥明霞閣下宮人誤覆水於面祿山瞋目噴氣頭上生角体亦生鱗蜿蜒欲飛帝急往觀之曰不足畏也此乃猪龍少頃祿山睡寤曰臣夢為人以水沃臣也化為為人以水沃臣也化為龍妃以問帝曰祿山異日頃死兵及妃曰莫為患乎此外非汝可知一日妃浴出對鏡勻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捫弄曰軟温新剥雞頭肉祿山對曰滑潤初來塞上酥妃大笑曰信是胡奴只識酥祿山出守漁陽謂妃曰此行深非所樂此別復有相見期乎妃笑而不荅祿山曰人但患無

心耳苟有志雖抽腸濺血方生万死猶且不顧臣須來見孃孃
因抱妃泣久不止祿山數失禮於妃妃晚年尤不喜恨無計絕
之耳既行甚快快令前騎作樂祿山曰樂有離声人多別恨自
古迄今也後興兵及私曰吾非敢覬覦大寶但欲殺揚國忠等
數人一見貴妃叙離索得同歡三五日便死亦快樂也

王幼玉名倡也嘗有句云春蚕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

周默授宜興簿幼好方藥鄰有張復者妻孫氏暴病煩一切脉

默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之白其母召飲接鄰好挑之宛不對

默念吾且少年孫氏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

翁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幃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

雞孫荅詩曰雨集枯池時暫綠藤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悅目

前景裝點亭臺隨分春每得子簡急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

鑿之切邀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為者况士人乎默將之官為

簡曰古詩曰寒江後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換舊人是老當先沒

也我願終身不娶以待孫荅曰無妄之言未敢奉許人之修短

固自有期設或不幸當俟他日復三年默替歸訪之則復已死

乃遣媒與孫通好取之

泥子記

衛士錢干公河岸見行一泥兒臥水上彩色鮮明拾取歸遺其妻七日君以我無子遺我也乃造彩衣晝致懷抱夜臥寢所一夕泥子遺溺茵席子乃弃於溝中中夜泥子自門而入悲啼求母乳升床入衾下干惧求康生占焉康布卦卦云事係三人之命干愈恐求術康曰子婦以利刃擊之當絕其恠干淬劍伺恠至擊之鏗然有声執燭視之恠無有也其妻斃於血中明日衛士摯干有司干以康生殺之吏追康為証康惧乃自經干竟不能自明伏法東市曰

能自明伏法東市曰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衢流一紅葉上有二句云
慙慙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
葉上題詩寄阿誰

好事者贈詩曰君恩不禁東流水流出宮情是此溝
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驚曰此吾所作
吾水中亦得紅葉即祐所題得葉之句嘗有詩云獨步天溝岸
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勝斷一聯詩於是相對感泣曰
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此傳者尾全與雲溪友議所說不同

譚意歌記

与丁謂魯宗道
对相類

譚意歌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工張文家官妓丁婉卿
見意姿艷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厚遺文求售年未及笄獨步
一特車馬如市尤工詩筆府公會客醫博士有故至府公曰鑿
博拜時鬚蔽地意對曰郡侯宴處幕幔天半刺蔣田指意面曰
冬瓜霜後頻添粉意執公裳袂曰木棗秋來也着緋會汝州張
正字為潭茶官相得歡甚意乃歸之有情者贈詩云才氣相逢
方得意風流會遇事尤佳牡丹移入仙都去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張調官意餞別曰君本名家我乃娼類今之分袂無決後期

腹有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念之別後寄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水落盡梅顛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張內通
慈親之教外為物議之非約孫殿丞女為姻不敢作書報意
為書云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一入閨幃克勤婦道遽此見弃致
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有義則合佩服前書無故見離
自傷微弱稚子三歲期於成人庇妾之身而已後三年張妻孫
氏謝世有客自長沙來云意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教其
子張乃如長沙意不肯見日子已有室君宜去無浼我張曰吾
妻已亡矣意云通媒灼行大札乃敢聞命張如其請挈歸京師

意治閨門有禮法其子以進士登第

龜息氣

王昭素能運龜息氣年九十餘方卒其首縮于腹中

自製煉小蓮

李郎中奴女小蓮公大惑之一旦泣曰妾城上狐也前世為人側室讒其主母良人听焉憂憤而死訴於陰官妾受此罰歲月既滿當死鷹犬之下或身落鼎俎膏人口腹又成留滯未得往生公某日出都門有荷狐者公多以錢售之以紙為衣木皮為棺葬之高壤公之賜也翌日緘辭去公如期出門果得狐葬之

樂百數回朱蛇記

李元於吳江岸見小朱蛇長不滿尺為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進士朱浚謁見曰浚居橋尾數百步耳大人遣奉召幸恕坐邀同舟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子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救此微命願浚令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女奴小字雲姐今欲贈予子納之當得其助元乃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私入竊兩試題目出元乃檢閱宿構入試大得意高捷薦名登

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
水涸魚鄉是去程莫為初婚有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元時新
娶故也

曹子琳此周婆必不作是詩

曹圭妻朱氏剛狠或勸其子誦閔睢之篇以規諷之母曰毛詩
何人作也子云周公所為朱曰使周婆必不作是詩也後圭為
縣令凡男女訟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焉圭夫婦忽病二吏
攝至陰府君命紙書斷曰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制
禦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若干朱氏詞云身為女子合治閨門奪

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背若干既竟背各有鞭迹存焉

賀鑄西池遊春記

侯誠叔久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冶遣小青衣送詩
曰人間春色都三月池上東風值萬金幸有桃園歸去路如何
才子不相尋他日又得詩曰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
同不必慙慙頻借問妾家祇住杏園東青衣引生至大第杯盤
交錯灯火如晝生歸數日復至其處都迷舊路老叟云此有狐
恠多為人妻生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睽離經月音書音斷
君問舊翁盡得因沾洒暗思前古事鄭生的是負情人乃復見

姬統首愧赧生曰大丈夫當眠烟臥月占柳憐花則無憂矣相
携臥居粧囊極厚生有舅家南陽乃往詣之舅為娶郝氏為婦
生以書謝絕姬後十年郝氏死生亦失官嘗出宋門輕車駕花
牛揭簾呼生曰子非某郎也吾已委身後人矣不敢多言同車
乃良人之族也

續青瑣高議

賢雜君傳

賢雜君魯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齊客伺久矣歸步庭際見
女子採英弄藥映身花陰君疑狐妖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

飛空而來曰奴西王母之裔家於瑤池西真閣恍如夢中引君
同跨彩麟在寒光碧虛中臨萬丈絕壑陟蟠桃嶺四顧瓊林爛
若金銀世界曰此瑤池也藍波烟浪漱灑萬頃珠樓玉閣玲瓏
千疊紅花翠藹間若虹光掛天兩脚貫地命君升西真閣曰嘗
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語未畢見千萬紅粧珠珮玳瑁星眸丹臉
霞冠霓裳一人特秀艷發其傍西真曰此吾西王母也久之紫
雲娘西亦至真曰此賢雜君也須臾觥籌遞舉霞衣吏請奏鳶
鳳和鳴曲又奏雲雨慶先期曲酒酣復入一洞碧桃艷杏香凝
如霧西真曰他日與君人間還雙棲於此君乃辭歸

張世寧神降

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家紫雲樓
殿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妹
曰我藉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會宴瑤池考視塵中地
仙功行簿聞人間麴蘖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啓
其事為我有人世酒分宜謫償之寓迹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
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

桃源三夫人

陳純至桃源愛其山水秀絕乃裹糧泂溪而行凡九日至萬仞

絕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糧盡因臥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
片其去甚急純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萼乃食之渴甚飲溪水
數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夫人之
地上府王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將會於此其
夕水際臺閣相望有童曰王源夫人召純往見三夫人坐絳殿
中衆樂並作王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
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思雖佳但七月十五夜亦可
矣王源乃作詩曰玉兔步空碧水輪碾太清雲源和曰不是月
華別都緣秋氣清桃源曰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圖純曰秋靜

夜方靜月圓人更圓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葩食數異日
作枯骨如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耳將曉同舟而下有
頃即至瑣窓朱閣非世人所有玉源戒純慎無入南軒當不利
於子純竊往馬軒中有玉笛純取吹之忽見人物山川乃其鄉
里子呼他人為父妻呼他人為夫方燕聚語笑久之不見純嘔
一卵於地化為紅鶴飛去仙來見純責曰不听吾戒今不能救
矣莫非命也後三十年當復此來宜內養真元外崇善行以舟

送純歸

甚意歸軒取一詩面呈又正意子身之誠善林泉水
外隆和曲句者請歸軒入因相問首末香疏耳於十餘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遷鎮有二句者喧爭於道老嫗曰我終
年勾乞聚金數百此子貸去半載不償無競取緡如所逋數與
之勾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以解其鬪吾家在
隆和曲筠柵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謝無競異其言
後入隆和果有簾柵入門見數勾者地爐共火入室有冠帶者
立於堂乃向勾者既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恍惚甚疑其人勤
勸遜辭終不飲但濡唇而已時方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
三枚懷歸勾者作詩曰君子多疑即多悞世人無信即無誠吾
家路遙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塊

因大悔恨翌日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知者無競琢其金為
飲器年七十餘面色紅潤豈酒濡唇之力乎

始魁傳

始魁傳

始魁傳

始魁傳

始魁傳

始魁傳

始魁傳

始魁河東人不載其名字諱之也在都下與名妓胡文媛往來
既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則闔戶雖萬金之子莫能得見媛嘗為
蜀葵花詩曰却有一端宜恨處開花相背有何功媛曰物七同
本者開花則相背况二姓結一生之好能無反復乎歲餘媛生
一女魁凡百皆取足於媛少無倦怠後數年魁選中高第唱名
又居第一或謂魁曰子不日貴顯宜絕去娼婦魁與其友謀絕

媛之策乃置酒召常往還者為會吾先發言子等助之媛知其
意曰妾數年遇君情同伉儷君背盟約輕信間談魁曰爾心如
潔玉無一瑕可指數年用汝之財豈不知也事有不得已者且
天地有離合日月有何嘗無義君貧賤則守妾貴顯則弃之安
得有義也夫飛燕本伎李娃亦合娼姬今仕宦之家論後
貧苦售身為婢流而為娼者莫知其數係乎幸不幸也魁曰理
曲在此不在彼事是在子不在彼事是在子不在吾千萬負爾
矣媛尺挈此文婦俟成人嫁之妾到首以謝鄭玉為房當踵前
人自合不合魁留滯未有計或謂曰子之父知子成名甚喜兼

云歸見其面一切不問魁喜告媛曰吾與子事復諧乃治裝挈
媛以歸

胡蝶詩

王着胡蝶詩云今夜若棲芳草裏為傳消息到王孫越

越女

宣宗時越守獻美女姿色冠代上初悅之忽曰明皇以一楊妃

天下怨之我豈敢忘召美人謂曰應留汝不得左右請放還上

曰放還我必思之遂令飲醕而死

妓贈陳希夷詩

成都妓單氏贈陳搏先生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

有酒如線

揚億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公荅曰有餅

如月因食則缺

火筋熨手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常以鉄筋於灰燼間書畫同舍伺
公暫起火筋使熱公至為筋所熨曰昨宵通曉不寐為四鄰絃
筦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婚娶之家也公曰非也時平歲稔小
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八華共樂其父也財去耳

蘇宣判所部回舍曰少公欲安之者心公曰非也蘇平病針小

公博涉火蘇刺蘇公至為蘇所變曰非官直報不審為四味蘇

下晉公孫靖聞日蘇素並大常以越蘇外天數開書其同舍曰

大蘇變七

味自因食腹結

蘇蘇於下晉公孫王舉令云自西吹蘇蘇得似身公卷曰直

日放還我首西吹蘇

類說卷第四十上

類說卷第四十中

王際公吹

陳正敏撰

盜入魏公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宿夜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
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尺以與汝偷兒曰願得
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
公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
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
遺德不傳於世也

醉僧

孫元規知杭州號為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炙項求化施利積公命捕其妻女數人遂寘於法又有僧醉臥道上為邏者所擒公問為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遂與酒一壺一引而飲公令扶歸勿使侵侮僧明日升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迹於此不幸為此子所識不可復留矣跣趺而逝

荆公思感常二卦

王荆公知常州對客未嘗有笑容一日會客會客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恠之有客乘間啓公曰疇昔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自喜有得不竟有笑耳

雪詩

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髮橫上馬良眉之句

叅將簿尉受

杜甫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云叅軍與簿尉塵土驚助勦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知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即坐笞杖之刑猶今胥吏

羅紹威詩

羅紹威唐末為魏博節度使喜為詩時江東羅隱有詩名紹威厚禮之因目己所為詩號偷江東集如樓前淡：雲頭日簾外瀟灑兩脚風之句無愧於隱

金山詩

郭祥正金山詩王荆公極愛之有云鳥飛不尺暮天碧漁歌忽斷芦花風又山居詩曰謝家庄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

西山寺詩

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碍新月半江無夕陽

荆公金山詩

金山寺留題詩云寺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土小步不生塵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王荆公云天末海間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又云天末樓臺連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

徐寅詩

莆陽徐寅詩云身閑不厭頻來客年老偏憐最小兒洛陽李杜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動人春色不須多

唐人詩云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

王荆公親書此兩句於扇上或為荆公自作非也

詩人以弃官為高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
一閑人若身事了則心亦熾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
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耶嘗於壁間見人
題云謀身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與所謂一日觀除日
三年損道心異矣

狄遵度詩

狄遵度為詩以老杜為法嘗為文吊采陽之墳忽夢子美誦詩

十余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記其髣髴足成篇為佳城云佳城
鬱^七頽寒烟孤錐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掛枕木落霜拱鴈
連天孤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
與螻蛄論^天夫^天年夜臥以下子美所誦也歲餘遵度卒時年二去

編竹橋蟻

二宋少有胡僧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
餘年僧驚謂大宋曰公手^半神頓異如能活數百萬命者答曰貧
儒何力及此僧曰試思之宋曰堂下比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
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以度之僧曰是也小宋今歲首捷公

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臨朝謂第不可先兄
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

草堂和尚

魯楚公居泉南有草堂和尚年九十餘戒行孤潔公與其夫人
時携衣食遺之僧披帔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則草堂和尚已
坐於化矣所生子即魯公也

燕巢過尺吉祥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
燕巢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誦金剛經

張持國日誦金剛經三遍每展卷必焚香正坐誦經未畢不中
起與語亦不答其家素多恠持國在家則帖然一日妻病恍惚
見數婦人侵侮妻曰不能媚吾夫乃獨困我婦人曰彼常誦金
剛經吾儕安敢迓妻曰吾豈不誦經即荅曰汝日誦万遍吾猶
不惧妻於是加精勤其恠遂息

口中美蘂花香

歐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美蘂花香有
蜀僧曰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於此

公後問妓曾誦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經視之一覽輒誦如素所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一介行李

左傳云君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經云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裝為行李非是

李陵江淹書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儂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所

作明矣年世既遠真偽難辯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况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正經數十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吉具布

閩中作木綿採其花為布號吉具布南史海南諸國傳林邑等國出古具木其葉如鰓毳紡之作布與苧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蓋俗呼古為吉具

半夜鍾

歐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鍾聲到客舡之句云半夜非鍾鳴時或

云人死鳴無常鍾疑詩人偶聞此耳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
鍾因問寺僧皆僧曰分夜鍾曷足恠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
夜鍾唯姑蘇有之

打字不字

今士俗同訛者豈唯打字不如字本方鳩切人皆以逋骨歹呼
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其地有通應候_侯廟前有港港中魚
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荆公亦有詩云

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蘭芷

荀子云蘭槐之根為芷蘭芷自是兩物又云蟹六跪而二螯蟹
實人足不應言六跪荀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所有著書者既
借物以為喻當能辨物之形性不知何以致悞如此

拓枝

拓枝舞本後魏拓拔氏之戲後人鄙之易拓以拓易拔以枝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莫碧雲合

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詩故事又擬淵明田園詩云種
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收在淵明集中皆誤也

香奩集

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為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唐吳融
詩集中有和韓致元侍郎無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同偓
叙中亦具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裊娜多將春盡等
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凝能及凝言餘有香奩集不行於
世疑好為小詞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則凝之香奩集乃
浮艷小詞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為凝
作也

歐公疑易非完書

歐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續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毛鼈繆以千
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乃
易之緯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論晉史

晉史偽誕極多有甚害名教者如鄧攸挈子與兄子偕行時盜
起攸恐不能兩全欲活兄子遂弃己子其子追及攸乃縛於道
傍而去如此則攸之滅天性何足為賢列女傳王渾見王濟趨

庭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意妻終琰曰新婦得配叅軍生子不翅如此何等語乃載之史用更謂之列女乎謝安捷書至正與客棋還內不覓履齒之折謂之矯情鎮物安之過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惧而安自若又桓温欲害安與王坦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神色不變符堅入冠獨無惧色如此之類曰矯可乎故荆公詩曰云彼哉斗筭人得喪易驚怯安言履齒折吾欲刊史牒蓋深疾作史者之繆也

南北史

李壽延著南北史粗得作詩体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如云陳後主名叔宝以互語為少福且俚俗反語豈足載凡人以叔宝為名字若固多若從反語盡為小福乎又齊文宣即位年號天^保以字文柝之為一大人只十故天保尽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蕭暉襲位亦號天保而盡二十三年一何無據也此類甚多可盡削去

蘭亭不入選

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絃語亦重複朗即明也上已天朗氣清時屬清明也豈是秋景乎然絲竹管絃實謂重複長洲方乾贅言

杜預碑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
谷有遷變而不知石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
上然後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又不達物理

少伏生八歲多太公二年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
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消風散

王荆公嘗訪蔡君謨君謨取純品茶烹點公於夾袋中取消風
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

笑亦歡公嘆真率

合依元降揮指

元厚之熙寧中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
降指揮公曰元降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罪也

妻妬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美而妬一夕范輪宿同事戲取官妓双履
密置范臥具中詰旦吏挈囊歸妻見履神色沮喪因拊心曰
天乎吾至是也入室自縊而死人有又任湖南倅妻生子始晬
妻生子始晬甚愛之偶因開宴命妓佐酒一妓秀慧倅與戲笑

忽見老兵擎生肉二盤至倅愕問之則其子肉也蓋妻忿夫與
妓語乃手及其子持肉以獻焉婦人之妬出於天資脅以白刃
不変也故小說載太宗賜房元齡妻酒事至今以為口實

姊妹六虎

建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
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
皆慎五虎怒曰狂鬼敢尔耶命關戶移榻中庭持刃獨寢徹旦
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

誤探操豆末

沙陽鑿者鄧猷巨夜有叩門者甚急曰吾家去此二十里父年
八十忽病腹疾困殆遠投先生鄧方被酒遽於篋中探藥一帖
受之其人倉忙而去及曉方悟藥乃操豆末耳鄧悔恨意其人
必死既而其人至曰賴君靈餌父已痊安以十千為謝蓋鄧以
無心付之此人至誠服之故疾愈

腸癢疾

傳舍人忽得腸癢之疾至劇時往匕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此疾
古人所未有

李伯特畫

李伯特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圖畫之未幾六馬繼死
人以為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四詩人名謎

有人作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眉前玉雪膚走入帳中
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時人名也
或云王荆公作

盜絹

有書生因盜絹被執太守令作賦獲免其警對云窺戶而聞無
人心乎愛矣見利而忘其義卷而懷之

張公吃酒李公醉賦

郭拙有才李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問拙笑曰張公
吃酒李公醉者拙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吃酒李公醉賦拙云事
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馬清河丈
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醕酖之愆守笑而釋之

兄弟同遊倡館

李漢英秀才與昆弟同遊倡館題壁而去有滑稽子書昔人鴈
詩於其傍曰兩行何處閑文字一隊誰家好兄弟

絕欲延壽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見年踰九十有嬰兒之色公訪以長
年之術荅曰某術甚簡而易行唯絕色欲耳公曰若然則雖千
歲何益勸不得

皤然一翁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置媵妾數人髮白令妻妾互鐫之妻忌其少為
群婢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白者未幾願領遂空又
進士李居人尺摘白鬚其友驚曰昔日皤然一翁今則公然一
婆矣

三鹿為犇

石甫學士嘗戲荆公云鹿野之行連於牛牛之體壯於鹿蓋以
三鹿為犇三牛為麓而其字文相反何耶公笑而不荅

上官弼下官口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亞所親信任滿將去亞曰
何以見教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譚過差亞笑曰君乃上官
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學士院題

有人於學士院題云李伯陽指李木為姓生而知之揚大年見
之索筆云馬文淵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

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

張子野以樂章擅名宋子京往見之先令人戲曰尚書欲見雲
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罪紅杏枝頭春意鬧尚
書耶

嘲聶姓

國子博士郭忠恕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驥攀龍只作
驢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荅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
心

作戲啓事

孔大夫嗣宗為浙漕戲作啓事云滿肚裏伴客茶湯一眼底欠
人書啓火爐頭恰如孤鬼門道裏正似院翁

謎語

王荊公戲作謎云畫特圓寫特方冬時短夏時長呂吉解甫云
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個謎

而立歲者稀年

有人年七十妻纔三十歲生子東坡戲作詩云聖善方當而立
歲乃翁已及者稀年

門上書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荅曰牛不出頭耳此亦借人題鳳之意

僕呼司徒

文潞公戲云某平生仕宦不能追一僕某未入西府此僕已呼某方得僕射此僕復迂司徒矣蓋俚俗之呼如此

墨池皮棚

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為皮棚守嶺南一郡有李彥古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刺云永州司戶叅軍李墨池皮棚謹祇候叅

崖州地望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曰荅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叅軍他州何可及也

中丞客舡歸鄉長老遞馬赴闕

舒信道元豐中得罪南歸時方召本老生慧林或問京師新事荅曰舒中丞顧客舡歸鄉本長老乘遞馬赴闕

我儂你儂

杜三思吳人有口辯襄邑人李防戲問曰仙鄉有我儂你儂之

說出於何典荅曰出應我裏第二篇應我裏益蓋北人相諾之詞
秀才康了

柳冕應舉多忘諱謂安樂為安康以避落字也忽聞榜出遣僕
視之須臾僕還曰秀才康了也

竹詩

錢塘有舉人作竹詩獻東坡有云葉攢千口劍莖聳萬條鎗公
曰此竹葉似太少其人未喻公笑曰十竹方生一葉豈云多耶

仇覽梅福

今人號縣令為字民簿為仇覽尉為梅福有王伉者頑鄙為尉

氏尉呼令為薛家或譖之曰君知字覽詞狀者也故謂之覽伉
曰然則尉何以為梅福曰職任雄緊一枚有福人也知足下可
謂王福矣伉嘗為富家主藏故以此譏之

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

有李廷彥猷百韻詩于達官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
達官惻然曰君家禍如此廷彥遽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月夜招鄰僧閑話詩

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妻曰自君之出
唯閉門自定義方咨嘆問何以自娛荅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

義方欣然取詩觀之首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堂子口不合

太李有至樂齋舉人居此多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爭訟沉睿達因閱僧堂見堂字不合口戲舉筆塗合之爭競遂息今所在遇火炎函須州縣牌額焚之得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

一壺千金

傳云中流失舡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鑲者浙人呼為壺明州昌國縣在海島中今往來舡有二鑲舟人云壺也

鍾旭

今人歲首畫鍾旭辟邪俗傳起於唐明皇時皇祐中穿地得碑乃宋宗慈母墓誌載其妹名鍾旭又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生於魏道武時又有于勁者亦字鍾旭以世數考之暄又居前則知不特起於宋也然旭葵二字不同必傳寫有誤

雌黃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蘘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謂之雌黃

王莽禁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云王莽時禁用兩字蓋公襲所致

訝鼓戲

王子醇初平熙河數軍士為訝鼓戲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按之節與復人之詞皆子醇所製也或云子醇與西人對陣命軍士百餘人裝為訝鼓隊出軍前虜見皆驚愕乃進兵奮擊大破之

倒誦揭諦呪

漁人以糊孫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見錦綉也有人見垂釣布網但志心默倒誦揭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燕肉餌魚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麪為餌則人食燕肉必為蛟龍所害魚與蛟龍皆水類故其說為可信

張伯杯

張伯玉飲酒數斗不醉世號張百杯每飲一杯即吸水嗽滌云酒之毒在齒滌去則不為患陳康民用其說亦能飲至一斗不醉

太陰玄精石

鹽有十餘種海鹽最美其次解鹽然食之令人多虱鹽英精英

在地歲久疑結如水精石其味苦本草云味鹹者誤也

李庭珪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子庭珪自易水渡江居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庭珪始名庭珪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庭却墨或作庭珪字者偽也其弟庭寬二子承宴宴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墨為染飾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裡如新

李泌茶詩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頂渚蘄門者為上品尚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經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府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為天下第一

荔枝譜

荔枝譜稱漢初南粵王尉佗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有言及閩中者今廣南梓夔所出僅此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末始著也今莆陽

為天下第一

忌食羊血

服餌之家忌食羊血雖服藥數十年一食則前功盡喪

目疾忌浴

有目疾切忌浴令人目育

仕宦忌瓦日

仕宦多忌瓦日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瓦字然數瓦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為無據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日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鮮有善罷者

細末將來

太祖皇帝內宴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集將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又州郡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蓋御宴進樂先以絃聲發之後以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先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

避火

有孫供奉者火發于堂衆皆踰垣奔逃有乳媪直穿烟焰中出身不焦灼嬰兒尚眠不覺人問之荅曰吾夫云避火當瞑目認勁直趨出若目閉則氣悶必倒我用此說故出而不損亦不覺

身蹈烈火也

鼠淚

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得環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針藥所不能療也

南人不識雪

嶺南無雪閩中唯建劍汀邵四州有之故北人嘲云南人不識雪南道似楊花然南方柳實無花是南人非止不識雪燕亦不識楊花也

鳳州三出

陝西鳳州妓女手皆纖白翠柳色尤可愛又公庫酒美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漆栗筆密

柳連道中託宿

湖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儒生為上祀僧為次餘人為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暮耕者曰前有猛獸不宜夜行此林下有居民可以託宿生入一荒遙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延入一室饋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甚妍生挑之欣然而就留連數日情意款昵私曰是夜將謀殺子以祭鬼我亦良家子為其所劫至此遣

妾侍君欲綴君心耳及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
近縣遣吏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指途耕者乃其
黨也於是一家伏法生用賞得官與婦人偕老

蠱毒

閩蜀之俗好畜蠱其法先聚百虫於器中任其自相噉食數月
食尽唯留一物者則事以為蠱以其子內飲食中即殺人妄云
殺人多則蠱家富饒不然反受禍故愚民造蓄不已初中毒時
未竟有異半年後其毒始行孕育漸多食人腸胃尽乃死臨死
時輒能自道所毒之家姓名被毒者多是游行商賈故其事難

究蔡君謨為閩漕凡破數百家自後消息土人云家有蠱不可
畜鷄驚駭飛去又百物不惧唯蝟能制之白蘘荷以能療其毒
柳子厚種白蘘荷詩頗述其事本草云以預知子三兩枚藏衣
領間遇食有蠱自擊觸有聲

朱虎殘

虎每食一人則耳咸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為射者所殺兩耳如
鋸焉虎性甚靈不妄食人蓋命所值或宿寃也武康民朱泰事
母甚孝為所搏而去泰大呼云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
捨之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朱虎殘

蜈蚣

有人野外見蜈蚣逐一蛇甚急蛇知力屈回身張口向之蜈蚣入其口俄頃蛇死穴其腹傍而出折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蛆并帶唧蛆即蜈蚣

虫入耳

虫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螢火即頭虫阜角虫能皆為害有人患腦痛為虫所食或教以桃葉為枕一夕虫自鼻出形如鷹嘴人莫識其名有人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尽又能滋生

凡虫入耳唯用生油灌之為妙

水蟲虫

凡夜食必以燭陳正敏大醉取水將飲聞水中有聲急呼燭視之得一虫狀如蚯蚓左右曰水蟲虫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夜虎

嶺南有虫如蚯蚓長尺餘嘴利如錐多夜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為夜虎

栽松

凡松欲偃盖甚易栽時去松中大根唯留四傍鬚根則無不偃

蓋
類說後卷第四十中

類說卷第四十下

畫韓退之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紗帽此江南韓熙載也
有當時
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

不曉孟子

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值其與客談孟子殊不相顧忽問聖美曰
嘗讀孟子否曰平生愛之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曰從
頭不曉主人曰試言之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
其人愕然無對

奔馬踐死一犬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始為古文二公造朝待旦
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
遇蹄死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体新變二人語皆拙澁
當時已謂之工

鹽法

王君旣為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
頓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

鶴雀樓

河中府鶴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甚多李益曰鶴
雀樓西百尺墻汀州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隨流水魏國山河
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併在思歸處
遠目非春不自傷王文奐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
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曰迴臨飛鳥上高世出塵間天勢圍平
野河流入斷山

王向判狀

歐公守滁州王向為三班奉職監管内一鎮有書生為學子不
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之訟向判曰禮聞來學
不聞往教先生既以自屈弟子寧不少高蓋二物以收威豈兩
詞而造獄書生持判見歐公公大稱其才獎進成就卒為聞人

魏野詩

蜀人魏野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声
離岸櫓數點別州山寇忠愍鎮北都有妓女奉止生梗土人謂
之生張八因府集野贈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蜀魏

三莫恠尊前無笑語牛生牛熟未相諳

白樂天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又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語

世謂太守為五馬

或云詩曰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礼州長見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持碁謎

舒王在鍾山與道士碁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所無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持碁謎

東坡詩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事楊妃

外傳曰明皇登沉香亭詔妃子妃子醉顏殘粧髮亂釵橫上笑

曰是豈妃子醉真直海棠睡未足耳作仙童詩曰故將白練作仙

衣不許紅膏汗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應天下尼用白練

為衣橄攬詩曰待得微甘回蔭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事見

鬼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密櫻桃也贈奉子詩曰
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詔跋陀羅至戲
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一死在對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千載
所欠者唯一死耳香字讀如七叔七輔然亦疑是皆姓熱士笑
東坡引蘇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王荆公入朝有虱自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而笑公不知也朝
退王禹玉指以告公且曰敢獻一言公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
鬚曾經御覽無所求於丞相許我公笑曰
許王禹玉許我士甚直士曰外亦不嫌去其

賈魏公為相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時謂之許我公強邀
之騎馱送造廳事門吏止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召我來若
如此我去尔不下馱而去公使人召之終不至嘆曰許井市人
耳唯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以道義自任者乎

芸草七里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匕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莧
莖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得數採
於潞公家移植秘閣令不復存香草多異名所謂蘭蓀匕即菖
蒲也蕙今零香是也菹白芷是也

黃宗旦病日由是也

黃宗旦晚年病日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同列密以他書易之宗且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乞致仕

包孝肅笑比黃河清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戶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果分辯不已吏訶白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止從杖生不知乃為所賣孝肅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擔糞着棋

林逋居杭州孤山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有客至則一童子延客坐開籠縱鶴良久逋歸常以鶴飛為驗也逋多吝唯不能棋每日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着棋

先毆者出錢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斫財無不憤輸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奇疾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如小兒有姜愚者不識字又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又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啖蒸餅百枚日飯一石米蔡絕者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悶絕

擊甕圖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庭有大甕一兒登之足跌沒水中群兒弃去公以石擊甕水因穴出兒得不死其活人手段已見齟齬中矣京洛間至今多為小兒擊甕圖

群兒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皆入對謂之群兒班列紛錯有司患之近歲止令解頭朝見尚數百人閤門常言班列不可整齊有三色舉人蕃人駱駝也

熊館

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踰伏之所必在石崑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滿城風雨近重陽

黃州潘大臨工詩貧甚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荅曰秋來景物佳是佳句恨為俗氛蔽翳昨日有詩曰滿城風雨近

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

花詩比美女

前輩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黃魯直醠醠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女丈夫淵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春日即事詩

趙師民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曉恨拂堤烟柳弄春容

梵志詩

梵志詩曰城外上饅頭餛草在城裡一人吃一箇莫嫌沒滋味黃魯直曰既是餛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朱迪登山水

度支員外朱迪善畫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曉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有陳用之亦畫山水迪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當求敗墻張素其上久之見敗墻之上皆成山水之象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頭者為近晦者為遠心存目想隨意

命筆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盡遂絕妙

江神元祐遷客之鬼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

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

硯又以宣包虎獻之皆不驗有黃魯直草書扇子題韋應物詩

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南

風徐來一帆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先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

深也直曰觀江神必先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

蘇志詩曰雪詩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曰當作不經人道語平仲

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淡抹墻腰月半稜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

大乃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

壽聖寺盛壁

王拱據陝州集天下良玉王盛壽聖寺壁為一特妙絕畫工九十

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于寺西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

如此至今尚存十堵餘人彩皆欲飛動

酒肉林中過一生

刘跛子青州人柱一拐每歲一至洛中看花館於范氏園有大

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吃牛角小范止與十金曰跛子吃椀羹去乃作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吃椀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蹇融

蹇融或謂之蹇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正用數棋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

散隸

古人以散隸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有成一家

汝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

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左手舉筋

有三客共過一新貴人留食三客皆左手牽筋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客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

薦福寺碑

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上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出某右者時盛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

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堂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語曰
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
雷轟薦福碑

秋霖賦

徐仲謀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仲謀賦秋霖賦
其畧曰流連乎七月八月滄漫乎大田小田望晴零而終朝礼
佛放朝叅而隔夜傳宣泥途將沒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
於橋面難渡舟舡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奏曰陰陽失序自當
策免聖恩未允致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無面目師長百辟上

怒仲謀責監邵武酒稅

玉輅

大駕玉輅唐高宗造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其它巡幸莫
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岳措杯水其上而不搖慶用中
別造玉輅乘之動搖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尤工未經進御方
陳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又用唐輅其院利堅久歷世莫窺
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鬼掣手足

有李主簿夜泛舟臨舷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

李號呼云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獲

夢兄弟同在翰林

元厚之少夢人告異日須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為學士者五人韓恃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皆名縱系始悟兄弟之說

張綬真贊

裴度自贊其真曰尔形不長尔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灵臺丹青莫寄之曰尔形甚長尔兒甚揚不為將不為相一片灵臺丹青莫狀

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士人應敵章文多用他人論議時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

天生黑於予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鰲黑門人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

何

宅枕乾剛貌類藝祖

王相有邊功久居樞要仁廟朝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兌類

藝祖公上章待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蓋父

母所生上益後遇之

陳亞詩

陳亞詩云浪平天接影山盡樹回根又有措竹詩云出檻亦不

剪從教長瘦叢年年當盛夏葉是清風

猫拱手曰不敢

鄱陽龔冕仲之祖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晨鳴或犬或中憤而

行鼠或白昼群出家人驚惧召女巫徐姥治之對炉而坐有一

猫臥其側家人指猫曰吾家百物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耳猫

忽人立拱手曰不敢姥大駭而去後數日二子皆登高第乃知

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張天覺草書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使其姪錄之姪執

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諳詎曰胡不早來問

致吾忘之

讀相鶴經不熟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產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俄頃鶴展脰伏地忽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孔子之語餘皆勘驗然淵材獨相鶴經未熟耳

平生恨五事

淵材嘗曰平生所恨者五事耳一恨鯀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

蘇合香酒

王文政太尉氣怯多病真宗賜藥酒一餅文政飲之安健上曰此蘇合香酒也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两同煮調五臟却諸疾自此臣庶倣之

晋宋墨迹

晋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購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迹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打乳姥關節秀才

許懷德為殿帥有舉人曰乳姥求為門客曳攔拜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体密謂曰宜少降接懷德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類說卷第四十下

類說卷第四十一

地理新書

脩真秘訣

漢上題襟

籍川笑林

目錄

地理新書

青龍白虎

宅欲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汙池謂之朱雀後有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地若無此相凶不然種樹東種桃柳南種梅棗西植榆北植杏

宅高下

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足牛馬凡宅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

宅不居處

北宅不居當衝口處不居古寺廟及祠社炉冶處不居草木不生處不居故軍營戰地不居正當水流處不居山脊衝處不居大城門口處不居對獄門處不居百川口處不居

宅有水路

凡宅東有流水洩江海吉東有夫路大貧北有大路凶南有大路

富貴

樹木向背

凡樹木皆欲向宅吉背宅凶凡宅地形卯酉不足居之自如子

午不足居之大凶子丑不足居之口舌南北長東西狹吉東西

長南北狹初凶後吉

光澤者吉

凡人居洪潤光澤陽氣者吉乾燥無潤澤者凶

形勢

內外宅地岡龍形勢須左抱右掩首尾相就左眇右顧如龍如虎又曰後有走馬岡前有飲馬塘白虎綠山青龍入泉朱雀鼓翼玄武登天大吉

葬各有宜

古者諸侯葬連岡卿大夫葬長原庶人葬平地各有宜也安明
堂處皆須安穩八方朝伏客主歸投蹲坐四平三隅湧起遠望
柱天近眎入泉草木長大土色肥潤龍尾若牽輪曳素形勢如
抱子

出入處

風水訣曰出處為水入處為風氣脉隨水流皆朝按山是也取氣
脉攢聚處用之故風水出入艱難乃禍患之本

尋南此外地有五不可

凡地有五不可五岡斷一也砂礮到流二也山如拒敵三也風
水來往門戶交箭玉案不起真武不翔四也四隅不張八向不
長橫岡旁壠都無起伏鈎鑲不連五也

富貴三世水出入吉凶

凡宅門下水出財物不聚野水來入主衰病宅中水交流者暴
死

水名有九

凡水名有九一曰流水與江河通者六十步外吉六十步內凶
二曰潢洿三曰帶劔四曰鬪水五曰箭水六曰清血水七曰亂
水八曰客水九曰逆水並凶

白虎登墻

凡宅四方有四角道謂之天獄凶宅門當巷衝謂之白虎主殘疾宅道在道岐口謂之白虎銜屍宅北道當宅謂之白虎登墻

樹木吉凶

朝菌生門主暴死宅東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為淫邪宅西有柳為被刑戮宅東種柳益馬宅西鍾棗益牛中門有槐富貴三世宅後有榆百鬼不敢近堂前有榴吉

排衙山如列衙狀旌節山如初生笋進奉山形如獸頭屏障山

如立案華表山如球伏捍門山勢橫濶銅魚山形如大鍾

目錄

脩真秘訣

九宮

人頭中有九宮上象九天下法九地身有九竅陰陽復有五城十二樓金堂瓊宮每宮有神保護生道夫存九宮太一者專心任其髣髴如見但存一宮分明則百邪去身衆福來矣

金声玉響

耳中忽聞金声玉響是真氣來入道欲就也

神氣

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形者神之室氣清則神暢氣濁則神昏宗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室空則形腐人以氣為道道以氣為生七道兩存故長生久視

人體中實內外母

老君曰氣象天地變通莫測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二氣交會鍊而成者謂之外母含和鍊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脩運不息朝于絳宮絳於五石以哺百神此內丹也修道之士內丹可以升延年外丹可以升仙內丹成而外丹必應外丹應而

內丹下克皆未至於升峯

六氣

六氣者四主肺呵主心噓主肝呼主脾吹主腎嘻主三焦三焦法象於三十六氣分行於六腑通利水穀調適形神

養神

夫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精腦先須養精也先須養

血也先須養水而九还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小而論之一

日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七返却到坤為九還

存想

神仙之要莫大乎存想存為在我之神想我之身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心自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

養性

養性之道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耳食欲少而不欲頓常如飽中飢中飽善養性者先飢乃食先渴乃飲食後當行畢摩腹數百徧暮卧常習閉口口開即失氣邪而從外入屈膝側卧益人氣力勝正嫗卧春欲晏卧早起夏秋欲寢夜早起冬欲早卧宴起雖云早起莫在雞鳴前雖云晏起莫在日出後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听久視莫強食莫強酒飲不欲多多則速吐之養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听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卧不至厭先寒而衣先熱而解

黃帝雜忌法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賊傷筋醋傷筋骨飽傷肺飢傷氣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凡墻北勿安床勿面北坐夜卧勿覆其頭人魘物燃灯煥之定死無疑正月寅日燒白髮吉凡寅日剪指甲午日剪足甲又燒白髮吉

吐納

凡吐者去故氣亦名死氣納者取新氣亦名生氣

和氣

彭祖曰和氣導氣之道密室閉戶安牀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
偃卧瞑目閉氣以鴻毛著鼻上不動經三日息耳無所聞目無
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

歲隣於真人也

夜臥竟常叩齒九通咽唾九過以手按鼻左右上下數十過

存心中氣

仙經曰常存心中有氣大如雞子內赤外黃既群眾邪延年益
壽又云常存心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百邪不敢干之

目閉耳鳴

仙經曰若目閉耳鳴心動面熱意中陰憂者必有災患當竊呼
曰司命通天真人續某乙命以金繩使某乙秋千無窮三呪止

念目中黑衣人

常以鳴雞時念中各有一人長三寸黑衣而立名為通眼令人
無萬里外事

動止禁忌

道林曰晦日不歌朔日不哭大小便時不得仰視日月星辰及
向西北不欲奔車走馬越井跨灶不欲高枕遠唾眼中引扇坐
濕當風霜

飲食禁忌

凡人食欲少而數不欲頓而多食不欲急急則損脾法當熟嚼
令細冷食不用熱水漱口熱食不用冷水漱口食必先食熱然
後食冷常飲以中百扇大咳

醉飲過度

酒有大毒大熱大寒凝海唯酒不冰其至熱也飲之昏亂易人
本性其至毒也若解風寒宜血脈消邪氣引藥勢不過於酒也
若醉飲過度盈傾斗量毒氣攻心穿腸腐脇此則喪生之源也

服玉泉

道人薊京年百七十八而甚丁壯言朝服玉泉琢齒玉泉者
口中唾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滿口吞之琢齒二七過名曰練精

房中忌禁

天地暗暝日月薄蝕疾風甚雨雷電震怒四時八節絃望晦朔
星辰失度本命之日魁罡直日六甲子日六丁庚申子卯日又

忌名山大川神樹廟社佛寺古壇日月星辰之下灯燭六畜之
前又五月十六日天地交會之辰特忌會合卦八清靜聖神
目錄

漢上題襟成武與温庭筠等唱和并往來書啓東牟人段
首入成武纂言二十八而甚下其言曰

連珠

尚書東筦公夜宴列數花成武作連珠五首以代劇語其一曰
竊以銅街鹿人恨塵泥之將隔石室素女怨仙俗之易分因知
三鳥孤鶯從來要匹金雞玉鵠不願成群其二曰名比大喬怨
佳期之未卜居連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逼更長斜漢回
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遲遲五首格皆同

庭筠詩

庭筠詩云窗踈眉語度

成武詩

成武詩云曾見當炉一箇人入時裝束好腰身少年花下多才
思只向詩中寫取真

雲藍紙

成武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

魚子結鳳凰釵

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結影纓長曳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別起青樓作幾層斜陽慢卷鹿盧繩願栽魚子深紅襯去覓蜻蜓淺碧綾

絕句

長句兩韻謂七言絕句也

目錄

命相籍川笑林吳取善

非常不敢說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

舉人見黜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策題

有錢唐葉生為大李官無孝識有舉子假作葉題策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常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

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長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_子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種蓋我種汝若有錢相若使我若無錢使你錢上山使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未知我死在汝後多應汝死在我前

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云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

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曰

不言之是行令業與爭曰火燒名處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儒者曰上以風

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非可道非_崇管道釋曰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

禮夕行令

村俗娶婦礼夕有秀才曹吏鑿人巫者同集行令聚本藝聯句

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鑿人曰藥有温凉寒燥湿秀才曰

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急急急

推曾猷上

有入家富而慳從第^弟入京告行不得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推曾猷上伏惟鉄心肝人留納

决水灌田伏罪狀

有頑民因天旱盜决人水灌田為主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其認弟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火燒裳尾

有人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為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太多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久何不早告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